

D37/6802

三异笔谈

〔清〕许仲元 著

范义臣 标点

序

道光丁亥，余罢官。羈栖武林柳泉太守郡斋，客来闲话。苦气弱不能剧谈，乃以笔代舌。自夏徂秋，积成卷帙。熙朝掌故，则询之柳泉；往代轶闻，则证之子寿。正淮雨别风之舛，以及弄璋伏猎之讹。则闲庵世讲之惠我尤勤焉。辄题数语，名之曰《三异笔谈》一集。归里后，如有续纂，当再募资刊之。

七十三翁许仲元识

目 录

序…………… (1)

卷 一

茸城王氏 …… (1)

张尚书前生 …… (2)

钱中翰前生 …… (4)

钱月江学士 …… (4)

两世人 …… (5)

沈丹彩 …… (7)

叶忠节公 …… (8)

痴和尚 …… (9)

竹林七贤 …… (10)

胡道人 …… (11)

朱太守得官得孙 ……

…………… (12)

朱总宪际遇 …… (13)

董大宗伯 …… (14)

米乔林 …… (16)

蠹子数 …… (16)

醉死 …… (18)

沈转运 …… (19)

盗名出人有冥报 ……

…………… (20)

张长生 …… (21)

吴婢念旧 …… (22)

卷 二

飞云洞 …… (23)

苗俗 …… (25)

陈涌金案 …… (26)

犍为冤妇	(28)
咒水	(29)
孙补山轶事	(31)
百菊溪轶事	(32)
炎凉异态	(33)
杨花救主	(35)
滴血	(36)
塑匠	(38)
滇医	(39)
王二先生	(41)
朱秋芳	(42)
苗匪教匪启衅	(43)
柳役	(45)
宝石翡翠文石	(46)
鸦片	(48)
滇省命案	(49)
万氏升沉	(50)
姚西垣听讼	(51)

卷 三

西洋巧器	(53)
百风子	(54)
草衣道人	(56)
濮童	(57)
周厚基	(58)
五星	(59)
豪博	(60)

捐金获报	(62)
袁二如吏才	(63)
姚一如强愬	(65)
姚秋坪守城	(66)
梁山舟钱癖	(68)
鄂尚书	(69)
死后为神	(71)
平阳案	(72)
袁痴	(73)
讼师	(75)
科场奇遇	(77)
死有定数	(79)
布利	(80)

卷 四

靳言冥责	(82)
董传策	(83)
斗力斗智	(84)
拳勇	(86)
圆光	(87)
沈师楼上怪	(89)
杜张两家怪	(90)
叶参戎	(91)
丐窃有癖	(92)
真人府法官	(93)
高氏奢华	(94)
冥狱果报	(96)

徐氏盛衰	(97)	健啖	(103)
秦景明	(98)	夙慧	(105)
王协衷	(100)	善饮	(106)
伪药致误	(102)	陈眉公	(107)

三异笔谈卷一

茸城王氏

茸城閨閤，以王氏为冠。王氏有二，郡人以里第分，呼曰东王、西王。

西王前明时已簪纓相继。东王则于胜国并无科第，科第自农山侍御始。武英总宪，司农兄弟，皆侍御子也。侍御少孤，寄鞠于叔处，弱冠补诸生，寄子学宫。数里有村翁姚姓，延之课子。暮月，黎明赴馆。翁方登楼观稼，隐约间，有双灯前导而来者。讶而迹之，稍近而灯隐，而塾师至。晚复覩焉，才越一阡，月影昏黄中，复有双灯前引矣，意其必贵。家有及笄女。遣人与其叔议婚，叔以贫辞，强而后可，遂赘焉。

逾数年翁歿，姻娅中颇有加白眼者。姚夫人谓侍御曰：“婿本赘也，翁亡何赘？盍归乎？”侍御怆然曰：“我乃无家。”夫人曰：“未婚时岂露处耶？”曰：“寄斋夫舍。”曰：“何不即与斋夫商

之。”乃赁一庵栖焉。

未几，遭鼎革。叔本乡居，挈家来城，觅避乱所。议于僧寮，暂托，公挈二子先往。司农方在妊，仓皇中胎震欲娩。适上寇至，急避人家竹园中。倚竹坐地，朦胧见一白衣老嫗，为之扶掖，砺甲断脐，裂裳作褌。料理甫毕，而侍御寻踪已至。举儿付之，乃告其叔。见人早产妇至寓，一家团聚。招呼老嫗，则已不见。

数月后，皇朝定鼎。又逾年，岁丁亥，叔谓侍御曰：“频年离乱，举业已荒，不得不作揣摩计，明年可谢遣问字者。我虽贫，助汝脱粟十石，夫妇诸儿尚可馁。”夫人应曰：“甚荷齏盐膏火，妇以十指襄之。若来秋复落，亦无颜见叔矣。”

初，侍御邂逅一僧，谛视曰：“君大贵人也。苦为发所压，能从我游，刘秉忠不足数也。”笑而置之。至是僧又来，笑且詫曰：“我言应矣。”更审度久之，曰：“君当一品，而又似不真，其何故也？”时瑁湖方八岁，捧茶出饮客，僧惊起，曰：“是矣，此真一品，君乃封爵。”薛濂五岁，匍匐闯门，曰：“此亦一品，稍逊乃兄。”横云在抱，亦携以出，曰：“又一品也，位亚于兄，而贵乃先于兄。”后一一吻合。而所遇白衣老嫗者，遍访不得。惟于神龕傍，供一栗主。即题曰：“白衣老嫗之位。”至今司农诸裔，岁时享之不衰。

张尚书前生

轮回之说，说部记载颇多。以余所闻，若张尚书之为断臂和尚，钱中翰之为天童寺僧，尤觉其信而可征也。

断臂和尚，不知所从来。以钝根求悟，效二祖所为。尚书

祖母钱太夫人重之，供养朱家阁指松庵中。时太翁农部家居，宅在秀野桥西，母王恭人方妊。将就蓐，农部伤家人呼乳医，恒扰彻夜，于厅事隐几假寐。曙色朦胧间，恍惚见僧入，即呼之曰：“和尚，且上高阁小坐，家有急事，不能偷闲共话也。”僧不答，径入。惊而醒，闻有哄于门者，则舟子与闻者争。闻云：“断臂僧不来，何得索夜航钱。”舟子云：“明明宿我后艄，辨色即起，其伞尚在。”方争论间，而庵中人来报，僧于夜半圆寂矣。

遽返中堂，婢已报夫人举雄。乃凿然知宿德再来也，颖慧绝人。五岁时，农部以其多言，名之曰“默”。一日，闻客呼少马字者，问其义，客曰：“伯名集。析其字，成佳成木。”尚书即呼曰：“我必更名，否则异时必字我黑犬耳。”乃易之曰“照”，即以得天字焉。十四岁入泮，十七岁乡举，十八岁捷南宫。选庶常时，未奉钦点。尚书仰奏云“臣张照年幼，未娴吏治，恳恩教习，愿尽中秘书。”带领官掖之不起。圣祖顾左右曰：“小蛮童，乃颇有胆。”笑而颌之。散馆后，以检讨供奉内廷者十八年。

世宗即位后，偶问张文和：“廷臣中有通禅悦者否？”对曰：“族侄照，曾阅内典。”因召对，即问曰：“视朕何人？”对曰：“是佛。”“汝自视何人？”对曰：“干屎橛。”言下大契，即得放缺。十余年，位至御貳。未必非当年龙华一会中香火因缘也。所著《天瓶诗》二卷，多采择典题，多用字如生老病死，衣衾棺槨，及梦幻泡影露电等，不离梵筌。读者笑此真《伽陵集》也。

后扈从，山庄坠马。仍折右臂，得蒙古医，疗之而痊。又三年，丁艰归，卒于道。余谓和尚误矣，此福缘亦孽果也，不如天童僧之能来去自如矣。余又见一卷书《杜陵苦热诗》。大醉后伏地，作者墨冲淋漓。后题款云“得地居士”，为稷堂先生备端阳贡，收入内庭。

钱中翰前生

前明钱少马士贵，五十无子，祈嗣天童。住山长老，耆宿也。为入定，覘之，则曰：“钱宰官有家无子，有子无家。”言下有省，乃归而施舍。蓄资四十万，三年而罄。

复往四明，住山僧曰：“可矣。”乃设斋饭。僧堂头晓众曰：“今有钱宰官，无子祈嗣，大众谁愿往？”众皆愕眙，惟担饭僧向钱一笑。堂头曰：“汝亦可。”乃下座。送钱出，而担饭僧即于烧火凳上坐逝矣。

归而生中翰芳标，肩有肉骈起，与担饭僧绝肖。初名鼎瑞，字宝汾，更名后乃字葆汾。以康熙丙午孝廉，官中翰，诗号金门，词名湘瑟。多工艳体，绝无蔬筍气语。奏销狱起，镌秩家居。性好弈，方与客对，设楸枰。忽阍持信入曰：“天童山寄来。”拆视，乃空缄也。恍然大悟，即作偈曰：“来从天童来，去向天童去。笑指天童山，白云最深处。”遂示微疾，数日而逝。其孙长泽，棋入第二品。余见时已八十余，述之甚悉。

钱月江学士

国初十郡大社，以宋既庭、尤西堂诸君执牛耳。华亭钱学士金甫与焉，金甫字月江，人颇伉爽。会行觞于千入石，有中翰邵君延龄，卒然问月江曰：“松有钱芳标，岂君族耶？”月江对曰：“无服族叔。”邵君即曰：“此乃非人。前欲补我缺，再三挽我许金五百，我昨往索，转令阍人饰词拒我。”盖 国初铨政，尚沿明例，科中需次，若今之候稟截缺，可上下其手也。因大诟。

月江时亦被酒，攘臂而起曰：“不知我叔而詈之，是詈叔也，已不可；知我叔而詈之，即詈我也，乌乎可？”势将用武，幸十郡士交为之解，乃罢去。

未几有宏词之举，月江被征。而举主则殊未谋面，促迫就道，至都进谒，脩师生礼，谛视其人，似曾相识，握手问曰：“君知仆相攀之意乎？”对曰：“必有行卷流传，谬尘青目。”曰：“非也。”曰：“然则知交扬谢乎？”曰：“亦非也。君之得举，以老拳得之。仆即千人石上作鸡肋者。国策云：‘昔为人妻，则不欲其詈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詈人也。’君为族叔，几不反兵。兹幸结衣簪缘，庶友朋之詈仆者寡耳。”时征车未齐，许以庠生入北闱举秋试。

明年南宫复第，殿试二甲，选庶常。宏词榜发，复列上卷，免其散馆，即授编修。居官不改儒素，足不登要人之堂。与竹垞最莫逆。朱归后亦引退。

有老友刘君最狎。刘君业医，月江病，药之，竟卒。刘君大恨，录其方，置书中，以志戒不复为人治病。后妻方妊，梦月江来而生，因名曰“梦金”，字曰“甫来”。与月江生平性情言语，无一不肖。月江素工弈。梦金四五岁时，立足踏上，观父与客弈，指点胜负，不爽圭撮，品入第二。后父病，仓卒间，叩父何方可服，指书中方，遂用之。既服，乃大惊曰：“孽矣，此即月江所误也。”翌日而歿。窃叹密友关切，而粗工自用，即以卤莽报之。好谈岐黄者，尚慎旃哉！

两 世 人

外祖蔡芳沚府君，其大母张，为少司马姊，故与百庚观察

为中表昆弟。家居秀野桥之北，曰“安素堂”。东偏石榴一本，旁植桤柳两枝，意取萧梁五仄句义也。

年四十五岁时，夏午摊饭，偃卧竹榻。恍惚见二青衣出树间，曰：“官中奉取。”时观察未冠，家事昕夕共商也。强起行，觉足下如践毡絮，目中眊眊不见一物。谓二仆曰：“此何地？”仆应曰：“是名黑海。毋怖，凭肩而步可也。”乃掖之趋。府君意怪之，曰：“此必梦也。”幼习陀罗尼咒，每遇噩梦，诵一过，辄醒。此独不验。约数刻，始觉足履地上，开目见身立廷中，面南室三楹，东一室壁间作花瓶式，中绿纱窗六扇，床上坐一少妇，窗前椅上，一中年媼，裘夹纱，叠菊衣，旁婢姬数人，周遮侍。一姬失声曰：“殇矣”。继又曰：“借哉，男也。”似闻少妇啜泣声，中年者慰藉声。青年拍肩曰：“可归矣。”倏忽觉身卧榻上，大以为异。即详记之占梦书后。

后五年，观察就婚曲阜公府，馆之貳室，即之骇然，如重入梦境也。缘婚礼未行，秘之。但问曰：“此间壁上，旧非花瓶式乎？何为改作？”应曰：“恐妨迎花烛者，故易双扉耳。”既弥月，将同归，欲释此疑，即以所记示观察。观察访之孔恭人，恭人询之母陈太夫人。夫人曰：“信也异哉。五年前从子馆选，迎妇入都。水道迂滞，已届弥月。予得耗，乃遣力迎之来，假馆于此，生子而殇。其月日皆符吻。”中年媼即太夫人，貌癯而庄，幼妇为陈庶常妻，丰下颇福泽。与所记一一合。观察遽曰：“君若不殇，则中表依然，而昆弟易位矣。”黄松石经时同行曰：“吾闻之梵筌，此借生魂入舍也，何以必借之故？殊不可解。然生魂则信有之。”即观察世泽堂中，常延高僧焰口施食，后诵六字真言，遣一鬼独不去。主坛令家中男女，有睡者悉唤醒，一与夫方酣睡底下，蹴之起，而鬼去。拭目曰：“主人赐脯甚甘美，何事促

我归也？”

后外祖年八十，常曰：“余两世人，其多寿固宜。”

沈丹彩

六壬之术，托始黄帝，然总以管邵为宗。学者如牛毛，大都皮傅。能窥其奥，实有前知之哲。余所见者，以沈丹彩凤辉为最。

沈嘉定人，迁昆山陆家浜。少孤露，育于其祖。祖有姊婿唐翁，精壬学。唐翁无子，授以书，上有题词云：“元女之遗，授诸管邵。玉帐中黄，尤窥秘奥。会逢其适，尽忠报效。舍之则藏，枕中鸿宝。鬻及借人，皆为不孝。”且曰：“此道中绝四十年。汝子合天，有遗腹孙目重瞳者，应传此术。后丹彩生，果重瞳，颖慧过人，于《易》尤为别晤。余晤于古与草堂，借《通志堂经解》与阅，大半俱曾流览，于《易》尤邃。每举一部，即能言其纲目，且备言优劣大旨。以《易》乃卜筮之书，非可空谈心性，于王、程诸说，均有微词。最服膺者则黄石斋之《易象正》，及倪鸿宝之《儿易》各部，其所宗尚可知矣。

在松时，有西山林塘曹姓祖茔，忽生一木，甲桃则乙李，子瓜而丑豆，变易不常。有顽童采其实，食之而毙。因群呼为毒树。以沈公多识，询之。即为占之，断曰：“此树出海外。有海鸟衔其子，飞倦坠此。合于申年申月申日申时，应遭雷火。”众以为诞。丙申七月，果为雷击。因劈其木示沈，类杨而颇香。余尚见之。

又余妇之姑丈杨，延沈占病。适其家扶乩，乩上忽书曰：“沈丹彩已泊河干，可延入。”比启门，则已上岸矣。告之，沈愕。

然。进为作礼，乱即书曰：“汝知无子之故乎？皆习数之累，若能戒之，可得一子。”从此不肯为人作课。一日五更，有叩门者甚急，延之则嘉定尹，握手跪地曰：“予有急，非君不能解。”询其详，则劫盗二人越狱也。曰：“予已遴选千役四十名，八桨船四只，分四路追捕，惟君所指。”沈筮之，曰：“毋虞。但派船两只，向直北二十里外，转而东，有枯庙，庙之外有树，树有鹊巢。盗寝其内，睡正酣，缚之易易耳。”方为设食，炊未就，已累然鱼贯而来矣。

此后有乞筮，即引此二事拒之。曰：“盗固应死，然伯仁由我，未必非乏子之缘？此五岁儿勿作孤注矣。”余欲学之，为言：“子未精西法，太阳过宫，尚难算准，何从定将乎？”乃废然罢。

叶忠节公

叶忠节，余外母祖也。父中丞公有声，明史有传。

六七岁时，塾师督之仿字，暑昼倦而隐几。师呼之醒，告曰：“梦一人，口授余诗。令录之行间，今固在。”师视其诗云：“君是王魁三世身，桂英仍着石榴裙。一枝遥寄湘江水，半幅平裁楚岫云。吊古有情怜贾谊，请缨无路叹终军。”忘其第七句，末云：“莫负香罗帕上人。”

后于顺治丁酉登秋试，万金记狱起。同年中名士，如吴汉槎、陆子元皆战栗不能终卷，公与张相国、叶学士、吴詹事等，从容挥洒而出。辛丑捷南宫。越数年大参楚省时，三藩底定，裁兵令下。公以粮道署藩篆，议奏明缓办，三年中有缺无补，可不动声色而汰矣。巡抚某不从，遂劫饷而畔。以夏包子为首，夜戕巡抚于署。公闻变，遣长子霁护太夫人从水门出，朝衣冠

坐厅事，拔剑自刎。僮奴或泣而掣其肘，公叱之，谓纪纲仆某曰：“汝助我。”谕诸仆，勿作细人姑息，致误乃公事。某乃助之断喉，血淋漓遍身。目犹瞪视也。

洞开重门。贼入见之，皆泣曰：“恩主何至如此？”罗拜而散。仆某走告太夫人，欲从死。太夫人曰：“不可。汝大有事在。”以遗疏授之，令入京师。上闻震悼，赠工部侍郎，谥忠节。翠辇南巡，召见太夫人，赐长子霁一品荫，选沂州刺史。旋改升府，即以霁为郡守。再巡，又赐次子芳员外郎，即妻之外祖也。三巡，复问。奏云第三子已前卒，只有孙凤毛在，复赐中书。太夫人深嘉其仆，以为能成主忠，遂以为族孙，削主仆籍。

初，公有妾某，小忤，指斥之。妾愤，自缢，应童时梦中诗讖。至正命时，妾亦见，公叱之，拜曰：“君今归冥，婢又当复侍巾栉耳。”此与说部中张睢阳妾事相类。第以索命而适得全忠，非怨耦而嘉耦也。此仆此妾，均可附公不朽矣。

痴和尚

痴和尚不知所来，或云沈姓，或云孙姓。冬夏一衲，与人言，无庄语，间且漫骂。然事后多奇验，不饮酒，惟好食肉，无多寡皆尽。

张大木先生耽禅悦，多方外交，乐与晋接。时圣祖春秋高，理密亲王再废，主鬻未卜。意和尚前知，作禅语探之曰：“佛将成道，谁能授衣钵者？”瞠目曰：“何问为？衣钵久已付汝。”未几，世宗登极。以大木行四，故作瘦词，计其时，庙讳已藏正大光明殿匾内矣。

王少宰母蒋太君季赐尤重之，供养宅中。一日忽曰：“今夕

我欲卧太夫人床上。”告之，太夫人曰：“和尚放颠，必有所为。”即迁别室，让榻与之，夜半桮折榱崩，举室惊起。太夫人曰：“吾有压厄，和尚感我恩，故以身代。”方抢攘间，和尚从瓦砾堆中，阗然出曰：“谁作恶剧，妒我卧此，竟拆屋去矣。我梦未醒，无已，当另觅一觉耳。”后太夫人歿，去住西林寺之万佛国。一衲之外，无他物，惟挟一竹筒，緘之甚固。每出，必告常住曰：“慎视我篋，勿得私启。”复有一游方来，闻其语，意必有鞋笠资，窃发之，只一敝包袱，一狗子似初出腹，目尚未瞬。急緘之。和尚归，即怒骂曰：“戒若等勿启。今违之，此地不可居矣。”即跃秀野桥湍流中，视之死矣。三日不流，亦不仆，第四日不知所在。复启笭审之，并狗子亦渺。群谓畜生道中得悟者。余笑谓斯真宿德所呵，襄样节度者衰相现前狗子也，会佛法也。或传有皇太后前翻觔斗事，则多附会。圣祖召问，默不能对，且作战栗状，乃放归。或谓其辟支小果慢于天威，或谓不爱紫衣，故作此态。然总与木陈天岸辈，以奏对誇机缘者异矣。

竹林七贤

余曾祖姑适盛，即王史亭先生之外母也，家北郭之拗菱滨，厅事曰：孟迁堂。正月呼僮种牡丹。锄声铿然，知其下有石也。深掘及寻，得一石版。修及丈，横半之，上有字，题曰“竹林七贤”。再掘之，果见瓮七。制甚朴，泥封殊固。启视，清泉淪然。俗传藏錕久，多化为水，煮之可复原质。乃折薪烹之，百沸而泉如故。烹者怒，倾去。曝其瓮于墙角，越翌日，史亭先生来，告之故。史亭先生嗜辨古器，据而摩挲，忽有莹莹触目者，意余沥未净，拨之乃一小铍，作梅花式。余幼时犹及玩之，真精缪

也。

姑两孙，皆以孝廉作宰。一蜀一皖，迂儒拙宦，清贫綦甚。余数年前过之，门庭如故，牡丹憔悴尽。问以水瓮，云尚在其下。第七贤则删为六逸也。

《谐铎》中有饮水吐银事，固属寓言。然银可化水，水亦何必不化银？第一两一铢，皆有定数，而徇者乃欲以智力取之，谬也，观锦江事，更当恍然。某年蜀旱，江流顿浅，共传张献忠所藏有漏出者。乃请于官，岸下流选手，手摸捞之，果得金一万七千有奇。核计人工货食，适足抵付，无毫厘盈缩，补山相国乃饬罢之。

胡道人

余客燕台时，表祖姑夫王史亭翰编，话胡道人事甚悉。

燕台多缁而少黄，惟郊外白云观，为元邱长春修炼处。重九日，各省全真皆集焉。胡道人亦必一至，然不住观，与程仪、曹世淳习，多主其邸。

程云：“遇一老民云，舞勺岁曾见之，状貌已如八九秩，有女嫁通州。女白发堆雪，而颜同少女。”道人嗜酒不谷食，日饮无何而已。史亭先生招之饮，即来，醉又留宿。卧一方机，纵横尺有咫。蜗盘螭屈，展侧欠伸，绰绰然也。资郎汪员外秀峰者，嗜奔走，内行不修。与仪部同里闾。闻道人名，欲见，坚辞不可，乃与程谋，阍其来也即之。道人色然起曰：“汝汪启淑耶，见我何为？汝某日作某事，可见我否？”枚举数十端，皆屋漏暧昧事。汪汗出如浆，惶窘伏地。程出不意，强为解曰：“公真大醉，狂药祟人，无以为意。”道人曰：“否否！若得见我，尚为有缘。能痛

改前非，幸保首领，不信试志吾言，三日后即有奇祸，亦可小惩大诫也。”

后三日，以坐快车出顺治城门，触石坠车，碎首几殒。疗月余，始瘥，迹稍敛。而胡仙人之名愈著，求见者益多。叩以吉凶，道人终不言。常谓史亭，此口只宜饮酒耳。后有强鬪之者，道人去不复来。翰编子征士秋泉，方髻髻，值其卧，辄戏弄之。一张目，即复睡，再弄之，鼾声起矣。肤鳞鳞皴如古松，弹其额，声出金石。俾壮夫竭力推之，不坠。或云本西山老狐，秋泉云：“容或有之。”

朱太守得官得孙

功名子嗣，皆有定数。或意中而失之，或意外而得之，营营者自不知耳。

前凤翔守朱公，又韩沂总宪大千椿祖也。少孤贫，落拓殊甚，挟布四匹，钱两缗，徒步入陕。访其戚，至则戚已罢官去。无聊中邂逅一旧邻人，讯之，则现在通渭陶令署中办差。朱在穷途，急不择事，即恳作曹邱，偕至通渭，而署中颇患人满。邻为筹画：“此间无位署，主人将赴省，盍同往再觅机会？”遂行。

甫半途，忽接制府急檄，仓卒无捉刀者，乃呼诸仆从，问曰：“若辈有能作楷者乎？文吾自为之。”邻乘间进曰：“兼有戚朱偕来，似可。”即召与谈，如旧相识，及谗家世，责邻曰：“若不早白我？屈辱朱君甚矣。肯为任记室乎？”朱诺诺，即于旅次订交焉。时方征噶尔丹，回通渭未几，奉旨派陕西协济车辆，出嘉峪关。通渭分造五百，限一月成。陶公集幕中人熟商，朱公进曰：“毋躁。命于关厢悬示，有以旧车来售者，需双轮完，无好丑